



这幅66.4米山水画留着“余则成”原型吴石题诗

吴石烈士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最高级情报人员之一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朱渝生

仲夏日清晨，我坐在院坝里翻阅2002年的《名人书作典藏》，欣喜地看到一幅辛亥革命元老、军事教育家何遂抗战胜利后在缙云山留下的珍贵山水画。

这幅画作是1946年1月，何遂和好友吴石（字虞薰，革命烈士）在缙云山观光时合作完成。之前，两人合作大多是何遂先作画，然后吴石赋诗。这次，则由吴石赋诗在前，何遂作画于后。何遂根据吴石的诗意，画了这幅名为《狮子峰下缙云寺》的写意山水画。尽管是即兴之作，但很有笔墨韵味和写实情趣，颇具文献价值，弥足珍贵。

1940年，何遂迁居重庆，他与同仁在北碚筑屋，与文人画家交往频繁，在“擅整专业之馆”（何遂自题）即战时国画同仁专业画室，开始创作鸿篇巨制《长江万里图》。创作此画前，何遂已5次沿长江实地采风、写生，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长江万里图》长66.4米，由何遂作画，吴石题诗，始创于1940年末，完成于1941年4月，描绘了从长江源头到黄浦江入海口的大好山河。吴石在画卷上题诗4首，均为长江重要段落和知名景点。有“川江段”“三峡段”“武汉段”“九江段”。画卷不仅展现出两人的才情和豪气，更展示出他们对国家、民族的热爱。

吴石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英雄。1949年他随国民党去了台湾，1950年任国民党国防参谋部次长，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最高级情报人员之一，是“余则成”的原型。后因叛徒出卖被秘密



吴石



吴石赋诗、何遂作画的《狮子峰下缙云寺》

逮捕。1950年6月10日，吴石与陈宝仓等四人遇害。2023年6月10日是吴石殉国纪念日。这幅创作于北碚、在何家珍藏了82年的《长江万里图》长卷，由何遂的孙子何迪和吴石的孙女吴红，共同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这幅近70米的长卷，不仅承载着何遂、吴石的兄弟情谊、理想信仰，诗画背后的故事，尽显两位将军在国家危难之际的

“戎装书生本色”“武胆文心”精神。

何遂（1888年~1968年），字叙甫，福建闽侯人。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堂，1913年赴日本考察军事，28岁时和沈鸿烈、郑桓等奉派赴欧洲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归国后，根据所见所闻，撰写了一本《欧洲观战记》。

抗战伊始，程潜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何遂任该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他一

生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从力主抗日发展到反蒋，并与中共高层建立了联系，曾陪同周恩来由河南前线赴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见到了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数日交谈，深获教益。之后，他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多有交往，思想受他们影响。

抗战时，何遂曾在小城北碚居住。他是一员儒将，对旧体诗、书法和山水画情有独钟，闲时常挥毫作画，但存世作品不多。1944年，何遂在北碚与顾毓琇等人发起编修《北碚志》，担任过北碚修志委员会委员。1945年，何遂和15人组成科考队，是大足石刻主要的石刻断代负责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遂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何遂能文能武、能书善画，一生收藏了大量的古文物和图书。1949年后，他曾先后数次把自己收藏的数千件文物和大量珍贵图书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上海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仅1950年捐赠给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古文物就达6895件，其中有多件国家一、二级文物。

201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何遂遗踪：从辛亥走进新中国》一书。书中包括何遂的遗作集萃，他的朋友、亲人撰写的纪念文章，何氏家族的老照片等，既折射出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更能通过诸多细节，让人们了解何遂的过往。

（图片由作者提供）

月光里的秋海棠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承军

彩、听他攒眉蹙额唱腔婉转，心却跟着一阵阵揪紧。

2

第二天课间，我躲在操场边的老槐树下接着读。树影透过叶隙落在书页上，斑斑驳驳的，像给故事蒙了层朦胧的纱。正读到秋海棠在雪地里站成一尊冰像，等着那个不会再来的爱人，身后忽然传来脚步声。回头一看，是教数学的王老师，他手里捏着根教棍，问我看什么书如此入迷。我说是《秋海棠》。王老师眉头一皱：“你这一年龄不适合读，把书给我。”他的话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并用教棍轻轻敲了敲我的后背。我极不情愿地把书交给了他，指尖像被抽走了力气。接下来的课堂，我的思绪一直停留在秋海棠的身上。

父亲是学校的老师，我怕王老师告状。那天放学，我磨磨蹭蹭往家走，心里像揣着块石头。果然，刚进门就见父亲的脸阴得像要落雨，手里正捏着那本《秋海棠》。

“这书哪来的？谁让你读这种东西？”父亲的声音不高，却带着股寒气，像秋夜里的露水。我低着头不敢作声。“问你话呢！”他忽然提高了音量，用书脊轻轻拍了拍我的胳膊，我才嗫嚅着说是向老师借的。

那晚父亲没让我吃饭，罚我在院子里站着。月光也像今夜一样白，照在磨盘上泛着冷光，虫鸣在墙根下此起彼伏，像在替我叫屈。我听见屋里父亲与母亲在争吵，父亲说：“依他现在的年龄和认知，不适合读鸳鸯蝴蝶派的这些书。”母亲却反驳：“娃儿喜欢读书是好事，有啥子害怕的。你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父亲一阵沉默，独自一人到院坝边的竹林里抽起了烟。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鸳鸯蝴蝶派”，不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只知道《秋海棠》让父亲第一次为我读书发了火。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父亲年轻时也读过《秋海棠》，当时他在县城读师范。特殊年代开始后，它和许多旧书一起堆在操场中央焚烧。父亲说，那天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纸灰像无数黑蝴蝶漫天飞舞，落在人的头发上、肩膀上，掸也掸不掉。

3

“《秋海棠》啊，当年和《玉梨魂》《啼笑因缘》这些书一起，被叫做‘鸳鸯蝴蝶派’。那时候说它们‘不正经’，烧了好多哟……”父亲顿了顿，指尖摩挲着花瓣，“其实哪有那么多对错？书里的苦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心啊。”父亲的感叹打断了我的回忆。

我抬头盯着父亲，问父亲当年为什么不许我看。父亲没有说话，只是拿起蒲扇，轻轻扇了扇秋海棠的叶子，瓣尖的水珠滚落下来，在月光里划出一道晶莹的弧线，照亮了父亲脸颊上的老年斑。这些老年斑像岩石上失去生命的褐色苔藓，静静地记录着时光的印迹。

月光越来越浓，融化不开的牛奶，把整个阳台都浸了个遍。秋海棠的香气也愈发清冽，混着夜的凉，漫过衣襟。父亲靠在藤椅上睡着了，嘴角带着一丝浅浅的笑意，像是梦到了年轻时的事。我轻轻取过毯子盖在他身上，生怕碰碎了月光。

蒲扇从他手里滑落在地，发出一声轻响。我捡起来，坐在他身边慢慢摇着，扇出的风带着秋海棠的香，拂过父亲安详的脸。他的呼吸均匀而缓慢，像秋风拂过金黄的稻田，抚平了皱纹里的沧桑。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也是在这样的月色里，父亲坐在灯下给我讲《说岳全传》《东周列国故事》，他的声音低沉而舒缓，如月光般笼罩着我。

一阵微风吹来，秋海棠轻轻摇曳，像在低声诉说着什么。我想起了当年读《秋海棠》时在作文本里记下的一段话：“月光是不会老的，就像有些记忆，永远都鲜活。”是啊，父亲已然老去，我也不再是那个躲在槐树下读书的少年。可月光依旧像当年那般皎洁，细细密密洒在秋海棠的花瓣上，瓣尖的水珠凝着细碎的银辉，恍惚还是四十多年前那个秋夜的模样。而这粗陶花盆，虽带着磕磕碰碰的痕迹，却仍能依稀辨出刻在盆沿的“守拙”字样，默默地守着秋海棠，在时光疏影里把清苦的香，酿成了岁月里最绵长的记忆。

我将凳子往父亲身边挪了挪，让月光同时映出我俩的影子。父亲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地板上，像一截被岁月掏空的老木头；我的影子年轻些，却也在月光里泛着淡淡的霜色。四十多年了，还是这样的月光和夜晚，当年追着父亲问“鸳鸯蝴蝶派是啥子意思”的毛头小子，如今鬓角的皱纹里也落了霜。

1

记忆是被这秋海棠的香气勾醒的。那香气像根无形的线，轻轻一拽，就把时光拉回到我读乡村小学的日子。那时的课外阅读，除了课本附录的几首古诗，便只剩讲台上那本翻卷了角的《雷锋日记》，还有被同学们传得卷了边的《红岩》和《沸腾的群山》。

那天下午，阳光从窗棂的缝隙里挤进来，在泥地上变成格子状的光斑。老师让我到他寝室床底取地球仪，我蹲下身伸手去拿时，“哗啦”一声，床角一摞用麻绳捆着的旧书倒了，旧课本与写满评语的习字本散落一地，最底下的一本淡蓝封皮的书滑到了我脚边。

书皮已磨得发暗，边角卷成波浪，封面上用行楷印刷的“秋海棠”三个字虽有些模糊，却透着雅致。我伸手拾起，纸页薄如蝉翼，带着经年的潮湿与淡淡的霉味，指尖触到内容提要的瞬间，我的心跳得像只蹦跶的兔子。我赶忙将书塞进怀里，按住衣襟快步走回教室。下课后，我向老师作了汇报。

那天的黄昏格外漫长，我沿着田埂往家走，书包在屁股后面一颠一颠，而里面的《秋海棠》，像揣着个滚烫的秘密。晚饭后，我趴在桌子上假装写字，眼睛却不住瞟着书本下的《秋海棠》。内容提要的字迹有些模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有个叫秋海棠的京剧名伶……”一行行字在昏暗中跳动，像要从纸页里走出来似的。

那时不懂什么“言情”，只觉得书里的秋海棠活得苦、爱得累，台上风光无限，台下满是伤痕。我把自己想成戏园子里那个看戏的小姑娘，看他水袖翻飞满堂喝

